



現代童話開啓者—— 安徒生vs.臺灣插畫家

民生報兒童組特約撰稿人 ◎ 蔡桂英

今年，全世界愛好文學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很開心，因為大家共同的好朋友——安徒生過兩百歲生日了！這位現代童話的開啓者，一生創作了 160 餘篇童話作品，他以淺顯的語言藝術，深邃的思想內涵，啓迪了許多人的心靈，在作品流傳將近一百多年後，至今仍爲人所津津樂道。

爲了向兩百歲的安徒生致敬，世界各地陸續展開許多慶祝活動，臺灣當然也不例外。其中，聯合報系《民生報》取得了丹麥官方認可，大陸國寶級翻譯家任溶溶本人親自授權的譯作，從一百多篇安徒生童話中，精選出 44 篇適合兒童閱讀的童話，出版一套 4 本「安徒生童話精選集」分別爲《人魚公主》《賣火柴的女孩》《醜小鴨》《國王的新衣》，並且邀請四位國內著名插畫家鄭明進、趙國宗、曹俊彥、陳璐茜，爲小朋友畫下他們心目中的安徒生經典童話。

由聯合報系《民生報》、臺北市立圖書館與誠品書店共同主辦的兩場座談會，4 月 2 日首先以「現代童話開啓者——安徒生」爲題，邀請了兒童文學家林良先生、馬景賢先生、臺東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林文寶教授、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張子樟教授，在《民生報》兒童童書主編桂文亞女士的主持下，帶領大家一起穿越時空，進入安徒生的童話世界。

「她托著英俊的王子向海灘游去，把他放在鋪著潔白細沙的海灘上，放得高一些，讓他遠離海水，沐浴著溫暖的陽光。」

——〈人魚公主〉

一般人認定安徒生是個名人，並且聽過他寫的童話篇名，卻沒有機會仔細閱讀過。林良首先引領在場的安徒生作品愛好者，認識安徒生的成長背景，並且領會大師作品中，處處蘊含的人生寓意。

安徒生從小生長在窮困的家庭，小時候全靠父親說故事、表演木偶戲，和祖母口述民間故事來滋養他的童年生活。14 歲那年，安徒生隻身離家，來到了舉目無親的哥本哈根，一心只想成爲戲劇演員或詩人。

出身清苦的安徒生，擠身在上流社會中一再被人拒絕和嘲諷，然而，他憑著一份對創作的堅持，靠著寫詩、劇本和遊記來掙取稿費，直到小說《即興詩人》成名後，才日漸改善生活；接著，他以民間故事做爲題材靈感，融入自己的想像重新再創作，一篇篇受人歡迎的童話，在他筆下就這樣創作出來。

當時，有人曾經對安徒生預言：如果長篇小說能使他出名，那麼，童話將使他不朽。果

然，安徒生的童話創作傳遍了全世界，不但已經流傳了一百多年，還在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！

林良表示，安徒生的創作非常仔細，每個句子都有它的作用，不但前文有伏筆，在結尾時兩者相呼應，如此費盡心思的安排，相當可見他在創作上的執著。另外，安徒生對於景物描寫的功力，同樣令人感到佩服。林良以童話〈人魚公主〉為例，舉出安徒生在描繪海王皇宮時的細緻程度，令人嘖嘖稱奇，難怪享有經典童話的美譽。

安徒生一生雖然未婚，但是在他所寫的童話中，傳達出的愛情觀卻是偉大的。林良認為，安徒生所追求的愛情，是包括了犧牲在內的愛情；爲了愛，故事主角可以忍受精神或肉體上的痛苦，實在可見安徒生對愛的執著。他舉出〈野天鵝〉裡的小公主，爲了迎救兄長們，忍受織蓀麻時被刺的痛苦，絕心不開口說話，即使危機就在眼前，卻也寧可犧牲自己的性命來成就別人；這樣的愛，確實令人動容。

另外，許多人對民間故事都很熟悉，但是安徒生卻從民間故事中，開創出一條新的寫作風格。他以天地萬物作爲文章裡的主人翁，於是，一本書、一片葉子，甚至是一隻鴨子，都可以化成故事裡的主角，開口對孩子們說話，並且說出孩子們愛聽的故事，而這也正是安徒生對兒童文學所做的最大貢獻。

同樣爲兒童文學奉獻一生心力的作家馬景賢，引用前蘇聯著名的文學家謝爾蓋哈米科夫（Sergel Mikalkon）描述安徒生說：「一個高個子的男人，背脊有點駝，走在古城的大街小巷裡，樣子好像是在追趕自己的帽子，見到他的人都會衝著他微笑。他就是大故事家安徒生。」

說到安徒生的童話，馬景賢從許多作品中都見到安徒生在童年、青年、壯年和老年的生活體驗，以及人世間的人情冷暖。「安徒生在童話中讚揚高尚道德，但由於他的生活中有太多負面的經驗，不由自主的在他的童話中，批判社會的醜陋，揭示民眾的貧困生活，並譴責、揭露上流社會的罪惡。」不論安徒生的童話是幻想或現實，都想要突破童話的框框，以「最好的童話是從現實土壤中生長出的」、「最美好的童話是人的生活」來做爲他創作的原則。

馬景賢認爲，安徒生的一生，就是一部生動感人的「童話」，這可以從他作品的蛛絲馬跡中，找尋到線索。例如：膾炙人口的〈白雪皇后〉，就是依據當年安徒生和生病的父親之間一段對話所寫成的。當時他和父親一起站在窗前看著層層的霜雪，父親告訴安徒生，他看見霜上有一個女人的影子，不久後就會來把他帶走。果然沒有多久，安徒生的父親就辭世了。

〈賣火柴的小女孩〉則是源自於他母親的童年。安徒生母親小時候生活很困苦，不但受到家人虐待，還要到街上去乞討；每當她討不到飯，不敢回家時，便躲在橋洞裡，不斷用手搓著雙腳取暖。當她長成少女後，遇上不負責任的感情騙子，還曾經生下了私生女。安徒生十分不捨母親的遭遇，於是寫下了這篇流傳後世的經典童話。

「她圍著一條舊圍裙，裡面兜著一些火柴，手裡還拿著一小束。整整一天沒有人買過她的火柴，也沒有人給過她一個子兒。她又冷又餓，索索發抖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」

——〈賣火柴的女孩〉

對安徒生的童話作品認識愈多，不禁令人想要了解，安徒生作品對於現代人的意義？長期



投注在兒童文學史料蒐集的林文寶教授，以文化觀點的角度，帶大家重新探討安徒生的童話作品。

從十六世紀貝洛所蒐集的民間故事，以及十八世紀蘭格收錄在《顏色童話》438篇世界各國童話中，林文寶推測安徒生童話裡的〈夜鶯〉，極有可能是依據馬可李羅來到東方所帶回的記錄，後來經過輾轉傳到了西方丹麥，被安徒生取來作為故事創作的題材。故事裡對於中國王室的描述，其實有所訛誤，許多情節的描寫，只在歐洲城邦政治才得以看見。

林文寶表示，國內出版社曾經在網路上票選，安徒生最受歡迎的童話，前五名分別是：〈人魚公主〉〈賣火柴的女孩〉〈醜小鴨〉〈姆指姑娘〉和〈國王的新衣〉。這些典範經過時空的轉移，成為後代所閱讀的「經典」，它們具有時代的意義，國內學術界應該針對這些受讀者歡迎的童話做出研究，了解它們在這個時代受人歡迎的原因，如此才具有文化研究的意義。

在講求全球化和地球村的此時，對於文化的接受，應該建立在主體性和自主性的價值上；林文寶建議，透過學術實證和出版商對孩子所喜愛書籍的票選，徵求國內優秀插畫家共同合作，繪製出屬於本土的安徒生童話繪本，如此才能成為國內安徒生童話真正的研討。

接續前面的討論，張子樟教授也提出對安徒生童話的看法。童話學者布魯諾說過：「孩子經由童話可以找到人生的意義。」從童話中，孩子得知許多人的內心問題，並且尋找解決困境的方法。張子樟認為，童話中的角色，展現的是人性的多種層面，而安徒生的作品也不例外。

張子樟以安徒生的童話，和蒐集記錄一般故事的格林兄弟相較，安徒生突顯當時的民間故事，採用童年回憶中的故事和理想；他的雙親、祖母、故鄉中的長者，以童話和神話來充實安徒生的童年，他同時借用當代歷史和外國文學的主題，把個人的經驗轉化為撰寫材料，具有非凡的想像力和寫作能力。

張子樟認為，安徒生是個偉大的說書人；然而，在他作品中最大的特色，就是看不到快樂的結局。安徒生自己曾經說：「大部分的作品，都是我自己的投射。」其中以〈醜小鴨〉最為明顯，整篇作品觸及人類共同感情。安徒生在童話中呈現了生活的酸楚與黑暗面，他對讀故事給孩子聽的成人也一直有種期待，希望他們能把這些訊息傳達給孩子。

安徒生一輩子寫了160多篇童話，雖然部分作品語帶嘲諷，但安徒生善於用幽默感來處理主題，筆下嚴肅又不乏感情，縱使有不少評論者對他作品有意見，但誰也不能否認，安徒生在童話創作中的榮顯。

「他不知道這些鳥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他們飛到哪裡去，但是他感到嚮往他們，對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種鳥他都沒有過這樣的感覺。」

——〈醜小鴨〉

探討了安徒生的文本後，4月3日登場的「臺灣插畫家與安徒生的相遇——我如何畫安徒生童話的插畫」座談會，由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楊茂秀教授主持，邀請四位插畫家鄭明進、趙國宗、曹俊彥、陳璐茜，難得放下畫筆來，暢談在創作插畫時，與安徒生童話相遇的美好經驗！

國內兒童美術教育權威，也是圖畫書收藏家的鄭明進，在《人魚公主》一書中，用他一貫流利的線條、繽紛的色彩，以及饒富童趣的插畫風格，畫下他心目中的「人魚公主」。

鄭明進讚賞安徒生不但是個童話家，同時也是個旅行家。在一百多年前，安徒生用走路和坐馬車方式，走訪了許多國家，開闊的眼界加上豐富的生活閱歷，使得安徒生的作品，同時具有深度和廣度。因此，爲了追上安徒生的速度，他花了半個月時間作研究，細讀書中的每篇童話，對於故事內容、背景和人物特色有進一步的了解後，才終於捕捉到童話裡人物瞬間的心態。

爲了重新詮釋安徒生童話裡的人魚公主，鄭明進找來哥本哈根的人魚雕像照片，也參考了丹麥7歲小朋友所畫的人魚公主，以及日本出版的《安徒生全集》中，丹麥畫家筆下的人魚公主。「可能是這段時間，我和人魚公主長期『相處』的緣故，當我開始動筆作畫時，很快就隨著她進入到海底。」就這樣，美麗動人的人魚公主，不再只是坐在哥本哈根的碼頭邊，她一躍而上，跳入了鄭明進的圖畫裡。

在《人魚公主》書中的插畫，鄭明進利用各種繪畫材料的特性，找到了符合畫面裡的質感表現，一一爲每幅插圖妝點出最美麗的色彩來。以〈人魚公主〉爲例，爲了表現出大海又深又重的感覺，他以壓克力顏料塗抹出大海的厚重；而〈飛箱〉中商人兒子從煙囪飛上雲端時，鄭明進則選擇了具有蠟質透明感的色鉛筆，表現出飛箱在天空中，自在飛翔的輕盈感。畫家用心之處，實在令人欽佩。

曾經在臺北藝術大學任教的趙國宗教授，長期投入藝術創作，爲孩子們畫插畫，對他而言並不陌生，但是爲安徒生童話畫插畫，倒是一次難得的經驗。

說起話來不疾不徐的趙國宗，笑稱自己是利用過年期間，一個人躲在家裡埋頭創作。趁著過年街上熱鬧的氣氛，畫家或許更能體會〈賣火柴的女孩〉中，小女孩淒楚動人的情境吧！

重新閱讀故事後，趙國宗再一次被小女孩感動了，他透過自己的圖畫，爲小女孩再說一遍故事。圖畫以黑夜爲底，一棵紅色大聖誕樹矗立在畫面的中央，樹下兩個幸福笑臉的小孩，旁邊圍繞著令人飽餐的食物。小女孩站在屋外，劃上一根小火柴，剎那間，點亮了小女孩半邊臉龐，也點亮了屋內令人嚮往的幸福。

從故事裡抓取重點，利用多個元素鋪陳畫面，是趙國宗創作時的法寶，在他另一幅畫作〈堅定的錫兵〉，同樣也可以看出痕跡來。跳舞的小女孩、獨腳的小錫兵、美麗的皇宮，再加上一具跳出來嚇人的玩偶，趙國宗用他擅長的「散點式構圖法」，一把這些故事元素組合起來，果然又是一幅動人的畫面！

「兩個騙子請他走近些，指著空空如也的織布機問他可喜歡布上精美的花樣和漂亮的顏色。可憐的老大臣睜大眼睛拚命地看，但是什麼也沒有看見，因爲本來就沒有東西可以看見嘛。」

——〈國王的新衣〉



曾任出版社美術編輯，並且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圖畫創作的曹俊彥，除了為這套精選集《醜小鴨》畫插圖外，也為大陸著名評論家孫建江所寫《飛翔的靈魂：解讀安徒生的童話世界》（民生報出版）畫插圖。由於無法前往一趟歐洲，亦不可能進入一百多年前的時光隧道，曹俊彥決定用自己的畫，來重新解讀安徒生的童話。

在〈最後一顆珠子〉故事中，曹俊彥體會到安徒生試圖傳達：人生是由許多珠子串連而成的，其中也包括了「悲傷」這顆珠子，如果人生少了悲傷，是不夠完整的。於是，他以兩幅冷暖色調對比的插圖，表現出生與死的對照，讓人在畫面中直接感受到故事的意涵。

另外，〈沒有畫的畫冊〉同樣出現在《醜小鴨》和《飛翔的靈魂》書中。為了配合印刷條件，曹俊彥在《飛翔的靈魂》書中，選擇用黑白版畫的方式，畫家站在窗口，手裡拿著調色盤，靜靜聆聽月亮說的每一則故事。而在《醜小鴨》書中，曹俊彥則是以代表畫家身份的大衣和帽子，詮釋故事中畫家不因落漠而離開的神情。

由於書中可以容納插畫的篇幅有限，有些故事只能以一、兩幅插圖來表現，實在不足以將精采情節完全表達出來。為此，曹俊彥特地為每一篇故事，精心設計了小刊頭，加強重點表現，希望藉此提高讀者閱讀時的樂趣。

四位插畫家中，唯一一位女性，同時也是代表國內中生代插畫家的陳璐茜，負責為《國王的新衣》畫上創意十足的插畫。近年來從事繪本創作教學的陳璐茜，只花四天的時間，就完成了書中十幾幅插畫，她不參考任何人的作品，用自創「標準線」的技法，表達出心中的那件新衣。

「用這種富裝飾性的雙線來取代單調的線條，畫出象徵場景氣氛的花邊和故事主角，再於雙線和雙線之間著上鮮艷的色彩，可以強調出安徒生童話裡的古典精緻風格、豐富多變的內容，以及深孕哲理的精神。」陳璐茜表示，距離自己上次用「標準線」畫插圖已有九年之久，這次重新遊走在線條中，感覺像是作夢般地自言自語，令她相當興奮。

在構圖上，陳璐茜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。她認為插圖和文字，應該要獨立存在，不需做為互相說明；不論以圖來說明文，或以文來說明圖，都是有傷藝術和文學的立場。因此，她把每一幅插圖當成獨立的畫作，利用構圖的對稱性來呈現畫面的穩定感；同時，也用四格圖畫的方式，畫出故事中對等存在的四種元素，像是〈一年的故裡〉的春夏秋冬，〈天國花園〉裡的東南西北風。

談到「創作」，陳璐茜建議大家應該給自己更多想像空間。無論在創作一本書或一幅畫時，創作者都要這麼想：「這個故事是從來沒有人聽過的；或者，這幅畫是從來沒有人看過的。」如此一來，從事創作將不再是難事。

四位作家學者，從安徒生的生平，談到他的童話內涵；四位本土插畫家，再從安徒生童話的意象，談到各自以插畫來詮釋的經驗。兩百歲的安徒生，或許當初在創作時，不曾想過「經典」對後世的影響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這些童話作品在現代不僅具有歷史意義，更成為大家精神攀登的目標！